



學 五 文 學

(1)

湖 北 人 民 大 學 社

學 五 文 學

(1)



湖 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学 点 文 学

(一)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 625印张 1插页 51,000字
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6·770 定价：0.25元

目 录

文学是战斗的·····	刘梦溪(1)
关于文学特点的通信·····	秋 耘(7)
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	茅 盾(12)
深入火热的斗争,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松 鹰(16)
艺术典型与生活原型·····	张雨生(21)
“拼凑”解·····	周溶泉 徐应佩(25)
高楼平地起 ——谈谈生活素材的积累·····	孙家玉(29)
从生活出发 ——《创作论》片断·····	肖 殷(37)
人物、情节、主题 ——《创作论》片断·····	肖 殷(41)
人物和故事 ——《创作论》片断·····	肖 殷(46)
漫谈“开头”·····	陈 炳(54)
关于短篇小说·····	孙 犁(57)
短篇小说琐见·····	沙 汀(62)
短篇要短·····	张雨生(65)
谈谈艺术风格·····	王朝闻(67)

风格应该多样化.....	茹志鹃 (70)
新一点 深一点.....	王愿坚 (72)
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工作.....	周立波 (76)
人物塑造及其它.....	李 准 (79)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马 烽 (82)
关于诗歌创作的一封信.....	郭小川 (85)
诗的“长”与“短”	
——学诗断想	臧克家 (91)
品“诗味”	
——学诗断想	臧克家 (93)
“政治抒情诗”小议.....	臧克家 (95)
大笔浓墨 警策动人	
——谈政治抒情诗的创作	李元洛 (98)
利如锋刃 妙趣横生	
——谈政治讽刺诗的创作	李元洛 (103)
漫话散文诗.....	众 一 (108)
佳句怎样为佳.....	烁 湘 (113)

文学是战斗的

刘梦溪

“文学是战斗的”，鲁迅说得完全正确。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在阶级社会中，作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社会阶级的成员进行活动的，因此，他通过文学手段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怎样反映，歌颂什么，反对什么，都具体地受所属阶级的利益的制约。列宁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既然如此，那么，被高尔基称为“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的作家，就更是这样了。

作家评价和反映社会生活，主要通过塑造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它不排除反而特别需要强烈的感情色彩。作家的阶级感情愈强烈，写出来的作品便愈感人。这是文学区别于哲学、法律等其它意识形态的地方。我们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定阶级的美丑标准和爱憎情绪，可以清晰地谛听到时代脉搏跳动的声音。打开文学史，

没有哪一部作品不是一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产物，没有哪一个作家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他所属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即使是那些以崇尚自然为情趣的作家，他们写的短小的抒情诗和描写自然山水的散文，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谓“超阶级”的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编造的骗人的鬼话，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当然，阶级斗争的现象极其复杂，反映阶级斗争的文学有种种复杂的情况。例如作家和他所属阶级的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化、一成不变的：对立阶级之间，思想上可以相互影响；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结果，一个阶级的文学代表有时也会遭到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排斥和打击；而同一作家的前期和后期，创作倾向和思想深度也会有所区别。但这些改变不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家是一定阶级的代言人的客观事实。阶级性，归根结底是文学的根本属性。

毛主席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对文学战斗作用的高度概括。文学产生于战斗。战斗，是文学的生命。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时代的勇敢的斗士。例如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他通过创作瑰丽的诗篇《离骚》，愤怒鞭挞了楚国以投降为能事的反动势力，抒发了自己向往清明政治的美好理想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最后以投身汨罗江来殉他的事业。又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顾清王朝严酷的思想统治，在“举家食粥”的窘迫条件下，饱含血泪，奋扫他的如椽之笔，淋漓尽致地

撕下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假面具，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显示出对于已经过时的旧世界的深刻批判精神。尽管最高统治者在他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发出了禁止《西厢》的命令，他却奋然不顾，示威式地写下了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这样的经过精心设计的情节，通过贾宝玉的嘴大赞《西厢》：“真真这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敢。更不要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用文艺的匕首和投枪，准确地、所向披靡地刺向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心窝，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文学史上充满了这类由进步的革命的作家谱写的动人心魄的战斗篇章。他们的战绩，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反动阶级和腐朽势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对后世的读者和作者，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事实上，只有战斗的作家写出的战斗的作品，才具有较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纵贯三千多年，源远流长，各个阶级的作者创作的作品，浩如烟海，但流传下来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作品，如《诗经》里的“颂”、乐府诗里面的庙祀歌、六朝宫体诗以及清朝嘉、道以后各种《红楼梦》续书，虽然偶尔还有人翻看，但那是作为认识历史的一种资料，再也不会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了。难道这些作品只是由于缺乏艺术感染力吗？诚然，缺乏艺术性的作品，不可能真正打动读者；但主要在于这些作品不是战斗的。文学的战斗作用，只有和进步的革命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长存的生命力；

如果替反动阶级效劳，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文学史上也不会有它们的位置。“四人帮”霸占文坛时期，拚命抓文学，甚至蛊惑人心地提出“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口号，炮制大批毒草，把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文学为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还豢养和收买一批文学侍从，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又充当打手。这种侍从文学，包括有的无耻文人献给“四人帮”的应制诗，在当时就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唾骂，现在则变成了他们卖身投靠、胁肩谄媚的历史笑柄。

由此可见，文学的战斗性是隶属于文学的阶级性的。首先要看为哪个阶级战斗，向谁战斗。“四人帮”不是一度也很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吗？他们是站在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一边，与人民为敌，向无产阶级战斗。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要反“四人帮”之道而行之！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文学的战斗作用历来非常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为催促和召唤战斗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马克思对表现了强烈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给予高度评价，热情洋溢地赞扬：“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士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恩格斯热切希望文学要有鲜明的倾向性，公开提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一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

地位。”列宁对高尔基的《母亲》十分推崇，认为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本适时的书。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讲话》等光辉著作中，透彻地阐述了充分发挥文学的战斗性的重大意义，并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特别是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抒写的壮丽诗篇，为无产阶级战斗文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富有革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文学也是有史以来最有战斗性的文学。从《国际歌》到毛主席的光辉诗词，无产阶级文学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具有无坚不摧的战斗传统。今天，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应当自觉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作用。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毛主席总结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按照列宁、毛主席阐述的文学党性原则，无产阶级文学战斗作用的充分发挥，首先要坚持文学事业必须由党来领导，文学家要在组织上具体接受党的领导。要把文学当作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个人或集团谋私利的工具。同时，党的文学工作是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它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而且无产阶级文学战斗作用的发挥，还要通过文学本身的特点，不能把党的文学事业和党的其他事业刻板等同起来。“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是从这三个方面践踏和破坏了文学的党性原则。他们反对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塑

造党的领导的形象，把无产阶级文学变成了帮派文学，变成了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工具。他们抹煞文学的特征，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搞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把文学实际上变成了传播他们反革命精神的单纯号筒。鉴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今天要重申文学的党性原则。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作用而努力奋斗！

（载《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七期）

关于文学特点的通信

秋 耘

××同志：

从来信看，你发表过一些短篇作品。可是不少读者却评论说，你这些作品只能算是一般新闻报道式的文字，而并非文学作品，缺少艺术感染力量。你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新闻报道式的文字和文学作品的区别在哪里。后来，你好不容易写出一篇“比较象样”的作品来了，人们又议论说，你这篇作品有点“似曾相识”。你自问根本没有摹仿别人的作品，说是雷同，未免有点冤枉。总之，你在创作上碰到不少的困难，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惶惑。

为什么你写不出象样的文学作品来呢？这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比方说，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还不够，缺少丰富的生活经验，写作技巧还不够熟练……等等。但还有一条，就是你还捉摸不到文学创作的特点。好有一比：一个使用自动步枪的战士，如果他连自动步枪的特点、性能和操作方法都一窍不通，又怎能够期望他的子弹会打中目标呢？

因此，在这封短信里，咱们暂且撇开别的文学问题不谈，首先简单扼要地谈谈文学创作的特点。自从“四人帮”在文艺

问题上大肆散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论以来，关于文学创作的特点，早已被歪曲得千奇百怪了。比方说，什么“三突出”也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在这个“创作原则”的桎梏下，扼杀了多少有生气的文学幼苗！现在，我们可不能再上这个当了。

文学创作的特点，其实并不神秘，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有过一段精辟而明确的论断：“在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这就是说，小说创作（自然也适用于多数文艺形式的创作）的主要特点，就在于通过个别去反映一般，通过“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概括。通过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人物或事件去反映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真面目，这就是文学的功能。比方说，《红楼梦》就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充分展示了十九世纪初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众生相”，所以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鲁迅先生的不朽杰作《阿Q正传》，虽然仅仅是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它所着力塑造的典型人物，主要是阿Q一个人。但这部作品不愧是最深刻地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它所包含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确实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远远超过当时和以后的任何一本辛亥革命史的。《阿Q正传》鞭辟入里地揭示出辛亥革命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国的资产阶级跟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砸烂封建制度的基础。辛亥革命之所以全盘失败，根本之点就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

弱性，他们不但不敢发动农民群众来推翻封建统治，而且继续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农民群众。而阿Q就成了这场流了产的革命的牺牲品。在当时，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这个深刻的历史悲剧，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的。

因此，是否可以说，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就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加以概括，创造出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艺术必须“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而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同时，还必须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去激发人民的革命感情和革命斗志，使他们受到感奋，受到教育，走向团结和斗争。这就不能依靠空空洞洞的说教和“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而必须依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去打动读者的心。缺乏艺术感染力量的作品，不管主题思想如何正确，内容如何革命，恐怕也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有些初学写作者认为，只要有故事情节就有文学作品了，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光有故事情节，还不足以构成文学作品。我们不妨拿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照着来读一下。两者的主要事实，大概有十之六七是基本相同的，正如人们所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这七分实事自然都是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了。但，《三国志》只有“事”而没有“人”，《三国演义》却通过“事”塑造出“人”(艺术形象)来。读了《三国志》，你会知道很多史实，丰富了历史知识，对我国

三国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然而，不管是曹操，刘备，诸葛亮，还是关云长，张飞，决不会一个个活龙活现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只有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们才会在你的脑海中活起来。看来历史和文学作品的区别就在这里。你不是说，人家说你的作品只能算是新闻报道式的文字，而并非文学作品么？其毛病就在于：一、只注意写“事”不注意写“人”；二、在写“事”中，又只会叙述，而不会描写。这么一来，写出来的就不是文学作品了。

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的，而不是写阿猫或者阿狗的（童话和寓言也写阿猫、阿狗和别的动物，但已经把它们拟人化了，因此写的也还是人）。还要补充说一句，所谓人，指的是具有各种不同阶级属性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更不是所谓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当然，文学主要要写人，也并不排斥写别的东西，比方写自然风景，写生活的某一个场面，某一个事件，借以抒发作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的。各种文学作品塑造艺术形象的材料和手段不完全一样，因而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就用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

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学创作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作者根据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见闻和感受加以分析，加以概括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塑造出艺术的形象来，使之“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可是“四人帮”所“钦定”的创作方法，却一反其道而行之，违反生活的真实，

从概念出发来进行文艺创作。他们主张先“树立”一个所谓“主题”，然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来“图解”这个“主题”，再借助于“拔高”人物来迎合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这种“创作方法”显然是最拙劣可笑的。古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说：“文章最忌百家衣。”如果按照这种创作方法来写文学作品，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就非写成“千家衣”“万家衣”不可了，那还有什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可言呢？还有什么独特的艺术风格可言呢？其结果，必然炮制出一大堆“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枯燥无味的作品来。你说，你好不容易才写出一篇“比较象样”的作品，又往往与别人雷同，其病根就在于此。假如你真正从“四人帮”所制定的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放胆去想，放手去写，那就保险再也不会这么“苦与人同”了。现实生活本来是多姿多采的，人物的性格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艺术形象，怎么可能象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呢？

等待着你的新作！

（载《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七期）

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

茅 盾

“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十七年中的主导地位，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这十七年中，就长篇小说而言，就有《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等，至于短篇小说、诗歌、话剧、歌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那就名目更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四人帮”将许多香花统统打入冷宫，却把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炮制的“帮”文艺毒草，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这罪恶，是赖不了的。

“四人帮”荒谬绝伦地鼓吹什么“三突出”、“三陪衬”等创作原则，强加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这一套“三字经”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起码的原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四人帮”猖狂横行，帽子乱飞，棍子乱打，这套“三字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枷锁，真是动辄得咎。这些惨痛教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但“四人帮”的流毒，不容